

韩国现当代文学精选

〔韩〕金源佑 著
许连顺 译

禽兽的日子

当生活展现出伪善的面容，当舞台被压抑得透不出一丝光亮，执著的话剧人戴着镣铐起舞；肉体在酒精情爱中迷失，灵魂却在这禽兽一般的世界里寻找出口。戏里戏外，年轻的话剧人终不能轻言谢幕……

直面一代话剧人的苦闷与彷徨
展现舞台上下韩国式小人物众生相
韩国文坛“中坚力量”金源佑黑色幽默力作



上海译文出版社



〔韩〕金源佑 著
许连顺 译

金源佑的日子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禽兽的日子 / (韩)金源佑著; 许连顺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10

(韩国现当代文学精选)

ISBN 978-7-5327-4595-1

I. 禽... II. ①金...②许...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8523 号

禽兽的日子 [韩]金源佑/著 许连顺/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191,000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978-7-5327-4595-1/I · 2593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序言

拙著《禽兽的日子》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我用破釜沉舟的决心,清算来到汉城十多年来辗转各单位的工薪生活(可能的话打算永远不当工薪族),为了写出自以为像小说的小说而竭尽全力的产物。由于筹谋已久,我的脑海里该讲的故事太多,要说的话更是多得不计其数,为了遴选最好的素材而苦心的记忆至今犹如昨日,历历在目。很自然,我的执笔速度快得令人咋舌,买来两三条颇受当年爱烟族青睐的白皮的“银河”烟,不到烟尽弹绝不出家门一步,那两三条烟每每会填满二百五十页左右的稿纸。那每次接连二十多天蛰居在小小房间里的情景,至今令我缅怀不已。

正如读者诸君看见的那样,《禽兽的日子》或可称为这块土地的政治气象图,是坠入最黑暗的一段岁月的汉城风俗图。因为,我那想把当年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历过的一切,也就是把所有的直接和间接的经验全盘包容在这部作品里的意图太过明显,所以不管其实际的成就程度如何,对当时普遍的“年轻意识”的描绘却是摒弃任何的作假和粉饰的活生生的真诚的状态。当然,直视当时整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气

氛的一个话剧徒的视角只能是半世俗的,也就如实地带有其局限性。尽管如此,就它毫不掩饰地指出如今我们社会的种种弊病在那时已露出端倪这种预见而言,这部作品还算有着其肉体的具体性,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拙作也算得上是我上不得大雅之堂的文学世界的雏形。因此,《禽兽的日子》之后的我的作品,或许在文体和形式方面起了诸多变化,但其立意、素材和人物等,均可看作是我第一部作品引起各种模式的核裂变,浸透到不同时期的现实,同时融合我的世界观而成。但凡作家,无论是谁都会有自己的模子,从那个模子里塑造出来的第一部作品受到作家格外的垂青也是情有可原的。

如今再回首当年的执笔过程,未能拿出更加实验性的作品的后悔可谓痛切入骨。而且,毕竟是青涩年纪的产物,瑕疵不容遮掩。特别是文章或行文太粗糙或不亲切,影响意味的传达的部分也颇多,再版时试着做了一些矫正。可是,真正要润饰,怕是工程量太大,因此不敢删添,不过是做些添字改词的小修饰而已。好在这本书可作为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和新一代的读者见面,我感到无比欣慰,可谓幸甚幸甚。

金源佑

2005年6月草于大邱弓山脚下的研究室

如今当我回顾那更深夜静时候骤然而起的枪声,也就是那如同六十年代军事革命开始的时候那样突然落幕的七十年代末,不由得沉浸在一种仿佛在寻找不知在公墓哪个角落的祖宗坟墓的感觉。回味处于当时那瞬息万变的政局当中的我,其实是让人颇费踌躇的。可是,另一方面,我需要调整我那局促的姿势,以便开始新的征程,这又不由得让我感到焦急和难耐。

所幸,我有个预感,就像突然直上青云的人,勉力可找到寒酸之极,不便示人的祖宗坟墓的那种茫然预感。想想真令人难过,我分明在有意地把绝对不能忘记的岁月埋在忘却的死水里。即令是天字第一号的不肖子,也不见得把祖宗给忘到后脑勺吧。在这里需要说清楚的是,身为一个丰裕的健康的市民,我已经对自己曾经耗尽全力从事过的职业全然没有什么留恋。还要添上一句,那就是我已经舍得出卖和奚落我一时的盲目热情和幼稚的文化偏爱癖,还有那曾经成群结队聚集在我

周围的群氓——那些无知的大众了。

无论如何,我对自己曾经厌烦至极、但不无迷恋的那冷热交替、湿漉漉地浸透我的意识与躯体的寒冷而疲惫的生活,以及同样沉浸在那种生活当中的女人们,还有跟那种女人拉拉扯扯的不堪回首的岁月——“躁郁的年代”表示最大的幻灭。换句话说,我如今确确实实跻身有闲阶层,算是沉浸在未免有些过早的回忆癖里,迈出了回头找寻那曾经的梦幻的第一步。虽然不大情愿,但人这种东西原本就是比任何一种禽兽都厉害的轻举妄动几成习惯的动物,一旦有了优裕的时间和金钱,便会做出跟年龄全然不相称的愚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与不可了。尽管事后都要后悔,都要做些无谓的辩解。

好在我还有些过去的习惯,就是事事都讲求谨慎,窃以为对忧郁岁月的回顾旅行还是会有些许的意义。“谨慎从事”是表示我的性格,意思就是我决不会对无关的风景给予过多的关注。

开头的话有些啰嗦了。其实旅行就是离开“现在”,此外什么也不是。

2

在负责西格乃尔剧团的经营之前,我的生活简直不值一提。

那时候,我一直是个失业者。当然,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算是勉强能挣俩钱,刚够喝酒、抽烟、吃中饭,外加住宿。那个挣钱的差事是我一万个不愿意的呕心沥血的卖文行为,是花一上午的时间填满多达三

十页的电台稿纸的令人厌烦的繁重劳动。

我说的是供配音演员对口型的用陈旧的老生常谈填充稿纸的作业！

那个作业，笔者对某种事件或人物的情况进行详细记述的权利受到原则上的限制。换句话说，写作人本身的个性化的描述或意识、感觉、想法等等从根上是被排除的，只准做贫瘠的、单方面的意思传递的枯燥、机械的作业。在迫不得已需要做些描述的时候也只能写一些“伴有明亮的笑声”、“气喘吁吁”、“着急地喊一声”之类的说明，还得用括弧括起来。

是的，在为那家电台写稿子的时候，我充其量是个小小的配角，只配困在括弧里做些补充说明，而我不知其大名和脸面的主角，也就是能够说出字正腔圆的标准话的配音演员们一刻也不肯松懈他们挑剔的目光，以便能靠我的努力衬托他们熠熠闪光的一举手一投足。世上哪有人甘心自己的生活以及所有的言行困在括弧里呀。我敢断言，倘若不是缺心眼的傻瓜，是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所有行为像当代最伟大的仙男仙女那样得到众人的景仰和推崇。同样，为达到这样的境界而不停地奋斗、不停地追求，就是我们每个人有意义的行为和生活中了。就以写东西的人为例，说得具体一点，为了达到莎士比亚的境界，世上不知有多少写匠呕心沥血挑选自己的语言，并试图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理解和说明以往无数的大文豪早已说腻了的这个世界的架构。换句话说，为了跟莎翁为伍，或想跟他老人家相匹敌，都想用自己独特的隐喻为证实这个世界而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口口声声说尊敬

谁谁谁,自己读了谁谁的文章受到影响,所以才决心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工匠,不是溜须拍马的能人,就是立马就要扔掉手中笔的废话连篇的碎嘴老太婆。

呜呼,我的人生,焉敢奢望跟莎翁为伍,只配从事给配音演员涂脂抹粉的可怜的职业哟!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或许称不上一个有为的作家,但最起码是一个对自己提出的什么叫写作、为什么要写东西、写东西应该为谁服务等等问题有着一家之见的文学爱好者。

不管怎么说,当我编出那些“不,我马上就要去”,“我可累坏了,你饶了我行不”,“你个女人家,怎么对客人这么说话,太不像话了”,“孩子,你吃完饭再出去嘛,哎呀,你这个狗脾气……”等等不亚于密码的毫无疑问的文字的时候,我时常会陷入自己是一个机器人遥控者的错觉当中。其实,编造那看似极其单纯和单调,活像遥控机器人的数据的语言游戏,是极其累人又麻烦的。我是疲惫之极的,起码是每天上午气喘吁吁的机器人遥控者。我早干腻了遥控配音演员,也就是机器人的日复一日的劳作。那真是无聊透顶而又让人筋疲力尽的繁重劳动。可又有什么办法呢?男人就是理应挣钱的贱东西,而且是一旦兜里有两个钱就搜索枯肠要把另一类贱东西——有着蛊惑人的柔软肌肤的尤物——勾到手,再晃动屁股的动辄变脸的丑陋贱物呀。

在那腻人的写作劳动当中,我每每要烧掉半盒烟。耗时三个小时一点不动窝。这当儿,我要抬头望我贴在墙头的警句达数十次(我家徒四壁,只有两只连扶手都没有的破沙发。其周围散乱地扔着些书籍、咖

啡罐以及烧咖啡的工具等等,此外连书桌和衣架都没有,我只好养成趴在炕上写作的习惯)。所谓“我的警句”是我亲笔在一张稿纸的背面龙飞凤舞地写上的下面几句话:

散文精神的体现者托马斯·曼^①,每天上午端端正正系着领带,工作三个小时。他把自己的执笔作业称之为“孤独的精神游戏”。用防止布尔乔亚的懒惰和非道德的这种个人的日常装置,托马斯·曼极其缓慢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通往幸福与长寿的漫长的旅途。在我们学习他文章的谦逊与傲慢,将对世界的模糊认识与暧昧的价值秩序提高到一个可视的和普遍的境地之前,理应仿效他诚实而有规则的生活以及严格的模式化的物理的姿势!

记得这个警句是我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趑趑趑趑回家之后,心血来潮用圆珠笔写下的。可警句就是有它的魔力,每当我抬头仰望那警句,因稿纸的张数不增加而焦躁不堪的心绪便会得到些许安静,充满龟裂一如大旱之年的田地的我的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的滋润。文字这东西,不管它怎样支离破碎,而且越是幼稚可笑的东西越能滋润个人的情绪,不啻是浇灌嫩芽的生命水啊。我在仰望我的警句的瞬间,居然能感到些许幸福。

为了甩掉甫一完成填稿纸的苦役就会汹涌袭来的无力感、虚脱感、

^①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无聊、倦怠,以及对几乎把人逼疯的生活的不安感和拘束感,我就开始用数钱的心情,用大拇指和食指数起那“多”达三十页的稿纸。然后披上扔在沙发上的夹克衫,心急火燎地跑向广播电台。下午就泡在我挂名为企划委员的西格乃尔,捧着文库版的《魔山》,似读非读地打发着时光。自然,我几乎每天都要跟剧团的同事们一道泡在酒缸里。

那真是令人心烦的时光。我一点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心里居然巴望自己忽然得大病,哪怕能够摆脱这闹心的稿纸几天也好。而且发作般地起着想摆脱所有的羁绊,但愿跑到用不着写和看这落入旧套的吟风弄月的地方的冲动。稍有观察力的人都会发现,当我沉浸在这种心理矛盾当中的时候,我的手会像震颤病人一样不停地抖动着。

回顾起来,当时我的状况,即使用最宽容的语言也只能形容为“万不得已活着的贱东西做着无奈的生存竞争”,就像被磨损得越变越小的旧零件。事实上,如今的每一个人不管是社会这个巨大机器的一个零件,而钱这个媒介正在为这些零件注油吧。

3

跟所有工薪族一样,失业者的生活也不是一无波澜。我那死气沉沉的生活有了变化的契机,那也跟所有的事一样纯系偶然。那时负责西格乃尔剧团经营的宋先生“荣升”为电视台运营委员,我便被推举为他的后任(宋先生比我七岁,而且他总抱怨因父母的怠工,他的户口整整晚报了两年。我喊他宋先生,有时也叫宋前辈,他则叫我李兄,或

直呼我名叫基中，一句话，我俩是称兄道弟的关系）。

不管是宋先生还是我，得到正式的头衔都称得上是偶然，但要是论起资格来，说这个机会来得太晚更符合实际一些。宋先生有一阵子曾担任过电视连续剧导演，可当时他不知为什么有意隐瞒那短暂而华丽的经历，只强调自己是豁出一切的话剧导演、骨干演员和剧团的常任代表。而我呢，不仅有着在大学毕业演出中把荒诞剧搬上舞台的导演经验，而且文章还入选过某报社的新春文艺征文^①，我的剧本不仅被印成铅字登到报刊上，而且还在舞台上演出过，也算是拿得出去的剧作家。众所周知，文艺杂志的版面原本对剧本是极其吝啬的，因此我的有些作品尚未被印出来，但是当时我手中有着自认为完全有资格搬上舞台的一部电视剧和两部无法演出的所谓的“只读剧本”。我在电台的差事，就是这种经历，还有互相只记住姓名的熟人们给我的那些优待和亲切。

算起来，自创建那天起西格乃尔剧团的业务才是我生活的“核”。我从部队复员那一年，正碰上宋先生东奔西忙要创建自己的剧团，而我自己也不愿以世俗的工薪族形象迈出自己人生的第一步，算是情投意合，正中下怀了。一句话，西格乃尔剧团的创建目的和目标，称得上是单单围在宋先生和我两个人腰际上的腰带。

除了宋先生和我，西格乃尔剧团的创建人还可以数上三四个。譬如，希望当导演的一个同事（他是我的学弟，小我两岁）；偶尔在电视连

① 在韩国要登上文坛，首先需要入选知名报刊的新春文艺征文。

续剧中露面,但由于那浑厚的嗓音和准确的发音,站在舞台上才算物尽其用的一个演员;热爱自己的单位同样也热爱舞台的一个话剧爱好者;算是宋先生的儿时伙伴,在“稀里哗啦搂钱”方面有专长的西格乃尔剧团常设舞台的提供者等等。这些人当然不过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股东程度而已,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其中,身为房东的张社长不知道是没有时间还是压根不关心,连西格乃尔的演出都没来看过。不管怎样,宋先生和我算是对西格乃尔剧团负有无限责任,其他四位则担负有限责任,这已经成为我们的默契(当然还有其他固定赞助人)。不算房东张社长,我可说代言着跟我的年龄不相上下的其他三位同事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有着相当于西格乃尔剧团的共同代表或代理的资格。

姑且不论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这几个人,尤其是我跟宋先生之间压根不会有任何的利害冲突或矛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截至那时候西格乃尔尽管已经把十几部作品搬上舞台,但在财政方面犹举步维艰,一无所有。无论对导演和演员,还是对张罗演出事宜的所有后辈,西格乃尔觊着脸一贯坚持无报酬,地处大兴洞的二百多平方米的常设舞台还处在岌岌可危的无偿租赁状态,还欠下一大堆印刷海报等费用。

跟观众要的可怜的票款,就当作了维持费,主要是餐费和酒钱。西格乃尔无日不困窘、寒冷,每逢排练新作,一边累死累活地忙碌,一边低声下气地求人赞助,我们无不疲于奔命,精疲力竭。因为我对这些了如指掌,而且还有着责任感,所以早被公认为西格乃尔的下任

代表。

4

问题是我这窄窄的肩膀究竟能不能挑得起这债台高筑,但论无形资产可谓价值连城的西格乃尔的重负。话剧是我的支柱,所以是决不可抛弃的,可它又是我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守护的瘦骨嶙峋的鸡肋般的存在。如同不吃鸡肉也能活着,我扔掉话剧也照样可以过日子,只不过要过的是无意义的生活。因此,西格乃尔堪称是让我的生命产生意义的养分,是提供这养分的一块沃土。我有义务耕种乃至守护这外表瘠薄,但里面丰润的土地。

是夜,宋先生和我们一行喝得酩酊大醉。宋先生甚至跟我一起夜不归宿,跟平常酒醉时候一样,那天我感到我的意识出奇的清晰。

宋先生和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没有见着张社长,只好百无聊赖地走下西格乃尔那铺着烂抹布似的肮脏的血红色地毯的台阶(张社长的办公室在四楼一个角落,西格乃尔的常设舞台则在二楼),一走到街上,冷飕飕的春风无情地灌进脖子里。宋先生佝偻着肩膀,使得本来弯曲的高个子更加突兀,以承载着世上万千痛苦的形象蹒跚地迈着步子。

“那个张君这几天突击接见纸匠们(是宋先生的土造语,指记者),看样子还真想搞什么政治。我嘛,也轮不到跟着抬轿子、吹喇叭。”

宋先生刚才接过办事员递过来的话筒,跟张社长通过话,说的

无非是“你来了,知道了,下次找个机会吧。日子还不有的是,什么时候都行。是啊,我们都挺忙不是吗?虽然不知道忙是好事还是坏事……”之类不痛不痒的老套子的话。于是,宋先生要借机发发牢骚了。

我也就随口答道:

“那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嘛。有钱人为了名扬天下,想搞政治的野心……”

“是啊,是意料之中,也不是没想到。”宋先生可逮着了,开始打开话匣子,看他那步履和目光,不愿走到已经在视野之内的目的地的心思昭然若揭。他这种“极不情愿”的姿势,我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那张君原本就是贪图权力的人啊。不知道他祖宗是不是卖虾酱起家的,可他家在麻浦一带着实传下来不少土地呢。我想,他要是站到政治第一线啊,肯定会大有作为的,就像他赚钱,这错不了,不信你等着瞧。你说为什么?因为老大喊‘卖虾酱了’张君只需文文静静跟着喊‘还有我的’就成。你知道政治是什么玩意儿吗?就是领唱者和帮腔者喊口号的示威场嘛。还是充斥着有史以来最陈腐的口号的示威场呢。假如说有唯一的例外,还得数希特勒。他在口号的新颖性、迫切性和蛊惑性等方面当仁不让地独占鳌头呢。也难怪,人家是下士出身,当然能异想天开、出其不意、冲锋陷阵,从而‘威慑天下’呀。尽管是彻头彻尾的极右,极度偏激……可是,他拿反共、反民主主义、反犹太主义为拔高自己人气的手段,那个清纯和手腕你能不服吗?口号是什么,政治又是什么?还不是拿清纯包装的恐吓吗?换句话说,就是播种幻想啊。可是

很不幸,那个张君可是ROTC^①军官出身呢,不免有一定的局限啊。假如他是下士出身,让我给他牵马坠镫都干啊……”

不顾寒冷的天气,宋先生因把西格乃尔的变化本身当成既成事实,而且更因被自己的喋喋不休所陶醉的痼疾,心情显得好多了。说话,也就是对话,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也开始感到我的紧张在徐徐地消失。

往西格乃尔常光顾的中国饭店春秋阁方向走去,宋先生一反平常被什么追赶似的急迫的言行,一味地夸夸其谈。用他那特有的如同数落的、活像自我意识特强的主人公不顾舞台上其他人的那种高声独白,时而像走神的人露出轻轻的、若隐若现的笑容,像刚刚感冒的人用重重的鼻音朗读课文般地说道:

“你们都看见了吧,我是用多么虚无缥缈的勾当打发这整个七十年代的。大体上毫无作为,蹉跎岁月了嘛。也就是说,除了守住舞台,我对所有的事无动于衷,不闻不问来着。因为那是最方便的活法呀,我能怎么样……其实,在这个世界混,上上之策就是像傻瓜、像笨牛似的傻呵呵地原地踏步啊。这是最确切、最安全的克敌制胜的法宝啊。其他方式全他妈是骗局、恐吓和歪着。喂,基中!春季节目改编好像要救活我,不,要救活西格乃尔了。金钱面前没好汉。今后我的职责,就好比红木柜子是我老婆对外炫耀或装饰用的东西,我的薪水要充作西格乃尔的运营经费。不管是哪个时代,人们只能说些不负责任的言语,

① 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英文缩写。

除非他是圣人。食言永远是凡夫俗子的特权。中儿(他瞥了我一眼,咧嘴笑了笑),要是你,该对这个时代下什么样的定义?尽管各不相同,不,也许连下定义都觉得麻烦,可我要下这样的定义:就是食言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集中的、多发的年代,是乘着这个机会金钱和权力这对怪物蜂拥朝向一个地方的年代。那些群氓,就是愚昧的大众,只得束手无策地忍受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换句话说,充斥着食言和不负责任的行动,这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潮流,是最大公约数。我们现在各阶层的领导者,在极其坦然地面对这个时代潮流,而且在狂风暴雨中也不改初衷,在堂堂地率先垂范做出食言和毫不负责的举动这一点上依然是伟大的。当然,在伟大这一点上我也不是例外。我那一辈子不抛弃话剧的信念,将一朝以食言具体化不是吗?可你不要搞错,这可是无法食言的我的生命坐标啊。为了恪守这一坐标,只能日复一日地食言,这就是我的本意。喂,基中,你小子听得懂我的话吗?你可不要误会,好好记住我的话。为了保住西格乃尔,我们要不惜食言做出不负责任的行动,哪怕一天做好几遍,就是要毫不顾忌地去做。有个逻辑说,否定的否定是肯定。同样道理,做出两次食言,那个人即使不是圣人,也跟口是心非的当前那些市侩不可相提并论……”

宋先生并不期待得到什么应答,所以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他大发宏论。其实,他说的都是些耳熟能详的,有的还是我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他的话就像是狂风暴雨那样倾泻着。他有时就像是我的代言人,在人际关系上又像我的经纪人。

实际上我是抱着下列想法(也许这不过是一种自我解脱和辩解也